

汤显祖徐闻传

徐闻县乡土文化研究会 谭科琦

楔子：南谪之祸

万历十九年的南京
大地冒出蒸蒸的火焰，烤得人喘不过气
留都的柳树垂着头
柳丝掉进秦淮河的酒杯里
汤显祖坐在礼部祠祭司的案前
笔尖悬浮四十年的风霜
五次进京赴考，他走了二十年
四次落第的脚印里，长不出绿草和花朵
张居正的权杖横扫科考场时
他转身，把功名扔在风里
“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
这句话，比金陵的无梁殿还硬
星变像一道撕裂夜幕的口子
皇帝求言的诏书
在他眼里是久旱的雷声
他磨墨，把胸中的块垒研成浓墨
《论辅臣科臣疏》——七千言
像七千支箭，射向申时行的党羽
射向二十年未曾醒来的朝堂
他等着雷霆，等着暴雨
等着一个王朝的回头是岸
却招来“假借国事”的罪名
一纸贬书，轻飘飘的
却千钧重地压弯了南京的脊梁
徐闻，汉代时——
雷州半岛最热闹的超市
宋朝时，苏东坡吐出墨汁的地方
在士大夫的舌头上
是“万里炎荒”的别名
是瘴气、倭寇和流放者的牧场
典史添注，未入流的微职
管着捕盗的差役
也掌管着四十一岁男人的脸面
临行前，他给张起潜写信
字里行间爬满无奈的藤蔓
“弟子不情不神，盖可知矣”
幸有刘应秋奔走，陆光祖的点头
让徐闻成了他的“善地”
他携家带眷回临川
疟疾像一场大考的预演，在高烧的梦里
他看见一只孤鸿飞向南海
飞向地图上那个陌生的坐标
他开始翻阅《汉书》《隋书》
向郑宗龄打听那片红土地的模样
徐闻，在他心里
渐渐褪去蛮荒的传说
露出一点温热的轮廓
余英时说，贬谪是耿介者的勋章
他收拾行囊，把笔墨纸砚捆好
像收拾半生的荣辱
马蹄踏碎金陵的月色时
他忽然觉得——
这趟南行，或许不是终点
而是另一场大梦的开始

第一章 任差徐闻

九月，临川的落叶病恹恹的
汤显祖便拖着疟疾未愈的身子
把自己交给了一条向南的船
这不是赴任，是流放
是把一颗跌落的星辰
抛向天涯海角的海面
他走走停停，像在寻找什么
罗浮山的烟霞替他洗肺
大庾岭的梅花为他敷脸
“岭色随行棹，江光满客衣”
他在诗里藏起朝廷的齷齪
用山水的浓墨，遮盖心口的伤疤
两个月，足够把一个秋天走进冬天

十一月的徐闻，没有雪花
只有咸咸的海风，像迎客的毛巾
熊敏知县早已等在码头
也是江西口音，也是异乡游子
接风酒里没有珍馐，只有粗粝的鱼干
却比南京的任何宴席都暖胃
他站在海边上，看琼州海峡
鲸波万里，把中原和这里切开
椰子树像一把把巨大的绿伞
撑开在蓝天和红土之间
槟榔园里，结着青涩的希望
哪里是什么“蛮荒”？
分明是“欲拔贫，诘徐闻”的旧梦重圆
是汉代楼船从这里发出的荣光
如今，他看见了荣光背后的黑影
倭寇在东边磨牙，交趾在西边窥探
田地荒芜，百姓的脸色比土还黄
典史的乌纱帽，轻得像一片羽毛
他在给熊敏的信里自嘲：
“添尉一口，可谓荒饱矣”
他决定不吃这口“荒饱”
要做一块不贪的顽石
他脱下官靴，走进贫民的棚屋
听海浪讲着听不懂的故事
他吃着水饭，嚼着海螺
把官腔换成家常话
面对争执的百姓，他不拍惊堂木
只把道理，像剥蒜一样剥开
在徐闻的阳光下
他觉得自己不是来做官的
是来做一名治病的郎中
医治这片土地高烧不退的贫穷

第二章 贵生书院

徐闻的土是红的，红得像后来——
贵生书院的那棵木棉花
汤显祖站在城东的高地上
指着这片荒芜：“就在这里。”
“这里”就是贵生书院
古人云——律法的鞭子抽不醒沉睡的人
汤显祖要用另一种东西
种下一点光，一点温饱之外的渴望
他和熊敏凑了银子，没有惊动府库
一砖一瓦，垒起十二间学堂
他把《中庸》的阶梯拆开成——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
直到“治国”、“平天下”
像十二级台阶，从红土地通向云端
他亲手写下“贵生书院”四个大字
墨汁里，掺着南海的浪花
也掺着他生命最深的敬意——
“天地之性人为贵。”
他在讲台上讲课，声音不高
却震得屋瓦上的尘土纷纷落下
“要知道你自己尊贵
也要知道天下的生命都该尊贵。”
这话，在万历年的徐闻
像一枚投入死水的石子
激起一圈圈名为“觉醒”的涟漪
那些习惯了跪着的脊梁
第一次听见了直立的口令
他不再穿那身压抑的官服
像个私塾先生，手里拿着经史
也拿着自己写的《明发说》
窗外的椰叶沙沙作响
和着朗朗书声，盖过了浪涛的喧嚣
红土地上，终于长出了笔直的秧苗
哪怕只有几株，也足以对抗
千百年来蒙昧的荒凉
后来，朝廷的赦书来得比春天快

万历二十一年的正月，木棉花还没开
汤显祖就要去浙江遂昌了
他站在未完工的庭院里
抚摸着冰凉的碑石，像抚摸自己的孩
子
离别时，他没带走徐闻的一粒沙
只留下二十八首诗，其中一首：
“天地孰为贵，乾坤只此生。
海波终日鼓，谁悉贵生情？”
这诘问，比海浪更汹涌
一百多年后，田汉来到这里
看着遗碑，感叹一声：
“百代徐闻感义仍。”
那一刻，书院里的风
终于吹干了所有离别的泪

第三章 深情诗篇

徐闻的日子，像海边的贝壳
被潮水冲刷得干净、透亮
没了南京官署里的逼仄与霉味
他的诗笔，忽然松绑了
从沉郁的樊笼里飞出
变成一只只掠过海面的海鸥
腊月里的寒霜，哪有什么秋意
只有海风，把他的衣袖灌得满满当当
他站在百尺楼上，看琼州海峡
五指山在云里若隐若现
像神仙遗落的五根琴弦
“旌旗直下三千尺”
那一刻，他觉得自己也是一面帆
正被一种磅礴的力量牵引着
远离那个让他窒息的朝堂
他钻进城北的火山口
看天池把天空切成一圈圆镜
那里的石头长得奇怪
像盆花，像假山，像怪兽的牙齿
“海云常此湿”
他伸手，接住一滴从苔藓上滑落的雨
觉得这比奏折上的数字真实得多
最让他惊奇的，是那些黎族的姑娘
她们不裹小脚，不躲在绣楼里
在《黎女歌》里，她们是跳动的符号
针笔在肌肤上行走
刺出虫蛾，刺出花卉
淡栗色的青纹，绕着胳膊蜿蜒
那是比胭脂更艳的妆容
那是生命在皮肤上开的野花
他看得入迷，忘了自己是贬官
只觉得这群姑娘，活得比谁都痛快
他嚼着槟榔，辣得眼泪直流
却笑着说：“但得槟榔一千口，
与君相对卧红筵。”
这份豁达，不输当年日啖荔枝的苏东
坡
他在给陈文彬的诗里写道
徐闻的风，是有味道的
是咸的，是甜的，是朋友递过来的酒
味
这一百多天，他写了几十首诗
每一首都不再是刀剑，而是柔软的网
把徐闻的云、徐闻的浪、
徐闻人的笑脸，统统网进他的行囊里
他知道，身体终将离去
但这颗被海风吹醒的诗心
将永远留在徐闻的涛声里

第五章：牡丹之梦

徐闻的风，一直吹到临川的庭院
吹醒了那场迟到了一千年的大梦
黄天骥先生说得对——
没有那口“梦泉”的水
浇不透杜丽娘干渴的魂
他在徐闻种下的那颗“贵生”的种子
回到江南，忽然开了花
不是梅花，不是兰花
是一朵硕大的、带血的牡丹
他坐在玉茗堂里
笔尖蘸着南海的咸腥
写着写着，就写出了“炎方”的酷热
写着写着，就写到了“伏波庙”的铜
柱
那是路博德将军立下的规矩
也是他心中不灭的尺度
剧本里的柳梦梅，那个痴情的书生
眉眼间，怎么看都有几分像郑宗龄
那个和他一起谈论论文的徐闻同窗
槟榔红了，珍珠白了，珊瑚脆了
这些徐闻集市上随处可见的物件
被他一股脑搬进了《牡丹亭》的舞台
一百多种草木，在他的墨水瓶里疯长
每一片叶子，都摇曳着红土地的影子
（下转第15版）

第四章：传说汤公

徐闻人不叫他汤大人
也不叫他汤义仍，他们只唤他——汤
公
这个名字，像村口的老榕树